

集部

仰節堂集卷五

明 曹于汴 撰

墓誌銘

顯考累贈徵仕郎刑科右給事中雲津曹府君顯

前妣贈孺人喬氏顯妣封太孺人張氏合葬墓

誌銘

余祖之家安邑厥初不可考西郊有塚纍纍約歷代甚

遠莫詳諱位自勝國時七世祖諱天祥方有可稽六世祖諱本道高祖諱端曾祖諱玘祖諱司民配祖妣孺人賀氏外曾祖諱袖女生三子一女考居長諱希舜字伯孝别號雲津初配前妣孺人喬氏外祖諱芈女蚤卒繼配妣太孺人張氏外祖諱健甫女考卒於萬歴之六年敬庵張先生誌生殁行實於墓慕岡馮先生記神道之碑迨四十有二年十月六日戌時妣卒距生嘉靖十有四年八月十日午時壽八十歲卜以次年十有一月十

有二日啓考之壙合二妣祔葬焉謹再礱石併藏諸幽
考之孝友瑰節文章邃詣有二先生臚列在不敢復贅
惟是憶不肖幼時見余考為諸門下士講授案無帙册
亹亹如注聞昔受學於祖考每夜滅燭背誦盡一册以
為常所遺閱過經書點擴之迹甚恭評註纚纚率出人
意表未冠為博士弟子輒不為干有司之事或慫恿祖
考俾彊之祖考亦不強也常見當路折節過廬舍考野
服出迓清若共談浩如也或托之文字當路誤以為謟

令吏之亦竟不吏然與人極冲謁少年輩至迂道以避
憚其謙敬内悪也而至今紳珮中軫世懐昔之感葢又
種種云彼時不肖騃未能窺測祕奥然瀕屬纊時為不
肖論生死之故若論他人然既不能語猶迴首有所示
豈以死生揺念者况貨賄豊嗇勢位崇卑何足掛吾考
齒頰哉余妣出望族相余考矻矻壼内政事上撫下不
毫毛自暇逸不肖及見其事我祖妣未嘗不適厥意而
外祖妣萬終九十七齡之壽其安享何異于出丈夫子

考逝後不肖輩屛然莫能自樹四女俱在室季子季女
且僅數歲而稚妣殫力茹苦門戶體貌賴之不隕喜施
予贍親戚傾篋洗囊不靳外祖妣性毅諸女餽食若以
巾帕包裹則不納從母有適李者外祖家憐其扃閉乘
牆餉之輒擲還妣凝重真有此風固有所鍾孕亦男子
所難也比不肖通仕籍迎至淮陰者一至京都者再所
教以裝飾內外言金石蚤歲處妯娌以貧見睥睨既
貴則報之極厚每食與共周旋其存歿曲盡嗚呼考妣

之德若此乃致不肖叨柢今日天固借此豎子以博主
榮耳初以不肖理官之滿徼恩勅命贈考文林郎直隸
淮安府推官封妣太孺人繼以不肖給事吏垣值册立
東朝贈考徵仕郎吏科給事中贈前妣孺人仍封妣太
孺人繼又以不肖右給事刑垣值上聖母徽號贈考徵
仕郎刑科右給事中前妣仍贈孺人妣仍封太孺人嗚
呼不肖最庸闒何能以寸長尺伐得之君加之親蒼蒼
之意固不欲余考以績學砥行余妣以秉淑勵貞僅終

於爨舍夫婦故曰借此豎子以博主槃而已顧不肖子
職乡平慈恩罔報靦眉宇於寰中抱慙尤而莫遣余考
當年既未供一菽一水余妣處孀闈幾四十載亦未能
代憂代痒及當暮景復乡曠違前歲補牘數十乞謝吏
科而歸過蒙聖主晉少常卿予歸省覲實稱異遇方圖
侍聚遽罹永捐睠茲黃壤掩我親形噫不肖之肉寧堪
充祖也耶前妣無出妣生子三長即予汴娶封孺人侯
氏次于淮邑庠生繼叔考諱希禹之嗣娶路氏次于渭

儒士冠帶娶馬氏女四長適周安止次適庠生楊可畏次適舉人劉定民次適董正學孫男三汴出者曰良聘楊氏淮出者曰吉運庠生初娶喬氏繼娶梁氏曰泰儒士娶薛氏孫女七汴出者長適庠生景永嶶次聘于李氾元淮出者長適庠生張仕禄次適庠生姚懿德渭出者長適張覲辰次適庠生馬爾循次尚幼曾孫男三吉出者惺泰出者吶慎渭及長女及渭出適張之孫女劉埒景孫埒俱先母而卒銘曰修林環互余考妣之墓皇

命昭宣地靈呵護維靜以幽旣安且固竣封兮還步裂心兮還顧步復顧兮可奈何淚流不到重泉路

處士知一先生張公墓誌銘

知一先生姓張氏諱九霞字淩漢知一其號又號雲巔山人世籍平陽之蒲坂居首陽之東譚郭里五世祖諱敬以洪武初遷居大澗乃號澗張氏而籍仍譚郭高祖諱寬曾祖諱隣祖諱輅父太公諱尚質兩娶皆嚴氏前嚴爲潮之女生公是爲太孺人公之長嗣煇余與同辛

夘鄉書雅慕公高致屢欲登見未果而聞訃矍然傷悼既而年友梁用修以其所為狀致長君之囑俾余為銘置諸幽因相與道公之素初年好丹鼎鉛汞之術比覽太極圖讀其說及讀西銘正蒙二程紫陽文清各語録憬然動于中遂破竈焚方書散諸言黄白之士日夜孳孳潛心孔孟之學有得則拈筆録焉槩見於理言什一山居雜記其句云至有看他未有時又云了塵須是要同塵嗟乎大道之晦不著不察久矣或亦據廗高談意

見紛起崇有與贃無角立同塵與遺世分馳有者拘攣無者枯滅同者淄涅遺者捐棄孰能合已發於未發即經世為出世實孔門之正印巨儒所艱窺而公以兩言道盡可不謂邁人之學識哉盖公少負頴質沉重寡言笑澹於世味十三解聲詩十五不為末俗之談是後值太公遭家難拮据左右遂停誦習而太公竟弗寧宇去適於蜀公以煢煢孱弱外捍里人之凌轢者俾不得逞内操作水薪奉母以養祖母劉至傭書里册以襄祖母

葬事諸艱備經始能受室生子不圮其門然如太公無耗何一日太孺人泣然曰汝父客蜀十有五載冉冉桑榆之景矣不則已枯之骨委於異土矛扶掖而來幸已不則輿櫬歸丘隴惟汝圖之公伏泣不能仰視曰痛父良苦鄉不敢奔呼遠覓者非不念之第以母之膝下僅此隻孑之軀耳今婦能事母又延一綫之續此身可置于長途上問皇天下窮后土不得吾父兒弗歸矣泣拜徒步以西挈背不盈百錢而往甚毅道遇一士宋姓者

感其孝贈之金授之治生術公乃陟秦嶺穿子午道直
抵于瀘不可得越滇南歷撒蒙中慶澂江大理諸路三
易寒暑跋涉五萬里又不可得惶急籲天願瀕死一見
貿貿反瀘復遇宋於道為占曰會即見太公因就旅次
日將晡一叟從外入雪鬢丹顏向客語生平似蒲中人
熟聽則太公也持之而號觀者嘆訝遂迎以歸夫形容
變易跬步誰何茫茫大地安所訊詰而相繼入次父吐
生平兒得聆之何奇也兩遇宋士又何奇也其懷親之

念直徹蒼旻神鬼冥冥驅排合湊而父子一體若逆若赴譬之血脉而肝動氣激而肺舉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公既聚太公太孺人於一堂乃令長君就外傅以竟未就之業日稽其所課或月夕躬為抄經作其勤勵太孺人及見其孫列學宫而太公享鹿鳴之賀公之振家而養志也太公遜里之後垂四十載壽躋九旬公以七十餘齡之人榮養哀葬十八年睽違之日父之所戹兒之所愛似有假之以酬焉者而前是喪母成疾喪繼母如

母孝不匱也公締交不遺貧賤富顯所在恥為罄折即被徵請亦罕往焉而聲名益重兢兢畏法非矩矱不敢蹈人或有微瑕亦不敢令公知一日遇解某橫加詬詈則笑而受之不與計直曲曰若喪心將自斃吾方彼憐也明日解死其量其明復如是嘗面數一少年之非甚厲迨暮而私為慮衣食輒至淚下方其面折時亦以用愛耳其賙人已鬻之癡女及聞鬻啞女者覓市三日乡其直買而畜焉恐他人苦之不遂其生也釋兎舍魚犬

馬之死葬以纛焉往而不愛買啞女俾仲嗣養之勿厭薄亦所以寓教也晚歲怡情山水吟弄翩翩無事閉户焚香正襟危坐冥心古典客至摘蔬供具共話桑麻或散步青野優游自適忽搆劇疾無兒女身家之語整衣冠且逝猶為長君辯理先氣後之說為非是嗚呼是守正而終矣夫目觸鼻吸皆氣也無臭者安往一點胎凝形性併至胡先胡後固可察也學舍相望縫衣如雲而校勘宗旨乃當年來書之人亦足明學之鵠矣想其親親

日久精專神一而又屐罥用靜涉遹探遐大愼細矜鍊

情見性秋宇澄而月鑑皎臘沍極而春風迴所謂自得

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借令汩沒于利欲之中血氣憒

憒方在瘮木且不能通之親安能通之道通于道者通

于天矣公生嘉靖己丑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二日卒萬

歷癸卯秋九月七日年七十有五以壽膺官非其所願

者潛處而行修可謂曰士故以處士題也配孺人范氏

鄉耆景山女生男二長即㷇娶史氏壽官熞女繼韓氏

庠士廷佐女次爓娶王氏處士楠女女一適洪業先公卒孫男四昶初聘孟進士希孔女暹初聘孟庠士一願女旭初晟初俱幼孫女六一適王鄉進士三欽子濬元一適馬儒士曉子滕驤一字楊時薦子庠士昇三幼㷇卒諸子孫葬公于澗之東南太公墓之昭其期為萬歷三十三年夏四月十一日銘曰人生原諸親也生生道為根也不遺不畔根原敦也寧於兹丘而可焉者君也

湖廣按察司僉事慕岡馮公墓誌銘

葢余之得交于慕岡馮公也在壬辰同第之後云公端凝沉靜言若擬動若議窺其意向必為聖人而後已聞有闡揚聖學及志行端良者竭屨師友之終歲講究如不及然絶不為口耳烓露之習曾會學淮浦累月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慕岡之有言也又會學京師累年其同事謂余曰吾未嘗聞慕岡之有言也余以間質公所學公曰吾日日有領畧焉葢心研躬體期之乎自得以故月異而歲不同己亥年謂余曰吾其正月之氷乎

固自覺將泮而大進乃在幽獄時曲暢旁通未嘗有所窒礙比出獄將遊歷四方盡交天下士參驗取益忽以病終悲哉其門下士戴子任跋涉來都下以誌銘屬余嗟乎即無戴子至余自不容已于言公諱應京字可大慕岡其號先世自開封遷廣州有永祥者洪武間從戎南都隸籍泗州衛定居盱眙凡三傳曰方寶寶生暠暠生贈承德郎兵部主事崑岡公世登是為公父官順德訓導祀名宦祠盱眙以鄉賢祀者也配贈安人陳氏生

公京邸甫八歲而贈公卒于官伶仃還里逾年始就小學路拾遺錢持以告母曰當詢其主還諸年十四讀宋儒程子遺書忻然有會志聖道自此始十五充博士弟子十八升增廣生繼乃廩于公督學直指至必旌其行衆口食貧竭力旨甘以娛母嘗居泗一夕忽心動曰母必有疾亟歸果然藥之愈六試省闈辛卯登賢書壬辰成二甲進士觀吏部政輙辭坊金不以煩里閈時哱冦方熾守臣多求去公上疏請降資為邊方尹尉練兵戢

亂未許是秋以老母假歸次年安人卒哀毀幾絶苫塊疏食不入内舍者三年丙申除户部主事督餉薊邊窮險隘究興替諮方略創户部職掌及經武考諸編丁酉東倭不靖轉兵部主事慮患殫謀倒囊延士以資當事大都公食衣不厭麄菲而日夜皇皇為天下慮非以接欵豪傑則考訂典籍每自外歸必呼筆識其所得之人與所聞善言行以為常己亥秋滿奉勑授階褒贈二尊人馳書祭告乃分田二區業陳劉二甥贍其兩姊夫世

之貴人自貴耳誰復念先人遺血如公者且父事其師
而周其師之子與父執之子俾皆有室有業焉是年擢
副職方郎庚子擢僉憲湖廣備兵武漢黄旣下車亟行
部延見吏士問利弊一以厚民生興教化為務首舉鄉
約保甲社倉三事其崇賢奬節息訟弭盜懲淫斥異繕
城葺祠除道疏川利農通商諸德政槩見于畜艾編中
先是楚苦稅監陳奉之荼毒者二年公入境其𩔇頗戢
已復狂逞辛丑春公乃上疏劾其不法九大罪而稅監

誣皷之疏亦至詔降公官尋削籍尋逮繫公初聞降報即解組登舟士民閧然哭聲震原野葦舸攀追夾岸號呼者信宿不絶爭繪像尸祝之建生祠若干所及在途聞逮繫報遣妻子東還而單騎赴中都龍興寺候逮沖襟愉色談道不斁黎明即起誦高皇帝御製文集或詢楚事曰盡臣職耳非有意為之也械入金吾署中税監亦見撤于是楚民不啻更生而公且罹刑鞫禁詔獄薄海之内咸謂公以一身易全楚之命烈日爭光而全楚

世世感之刺骨頗公于楚事偶然耳儒者以無事為本體以有事為應迹而世人能觀人于有事不能觀人于無事假令以楚事槩公則謂公為楚事掄亦可也公在圜室倡諸同繫儒紳紬繹孔聖心宗討論皇朝典故或閉關靜存者幾三月餘時有契悟忘憂躍喜而經世實用編成大抵尊崇聖祖備體用之全歸信紫陽析儒禪之異平生精力多見于此甲辰奉詔釋還杜門簡出足不涉公府率族衆舉祖先之祀田大舉鄉社之約而祖

祠義田敘焉邑之倉學壇壝興焉蕭然蓬戶之中纂述不輟暇則課少年歌詩習禮習射一日忽謂門人曰吾夜夢聞二語云其流行者光輝而其所以流行者散也我將去矣越旬日腹疾作謂親友曰百年頃刻耳宇宙即吾家萬物吾同氣所謂我身是私身也生死公于天吾何得私穿之病三日劇寂存不發一語丙夜恭坐漏下五更而逝面色如生天地晦冥者十許日遠近悲悼是為萬歷三十四年丙午正月二十日距生嘉靖三十

四年乙卯五月二十一日年僅五十有二楚以名宦祀

而盱眙祀鄉賢祠夫世之仕者非無可紀之績然于道

無窺不隘則雜其或從事學問馳心曠遠遺落世事亦

焉用此若公者其學有用其政有根操履粹白精神流

盎學當如是也已配張氏封安人備有令德人以此觀

公之家政子二長霆公以兄之子為子者娶陳氏繼楊

氏次霦側室李氏出娶霍丘選貢周允升女霦之生也

公曰吾有嗣可致身于國矣及能讀書公曰令讀五經

俟年十五觀其志果端人也則授以舉子業為國用不則否嗟乎此之為心事豈尋常可埒哉孫男四堯徵堯缺堯缺皆霆出堯會霧出孫女一霆出堯徵娶庠生元時雨女餘皆幼墓在邑西之靈山葬以癸丑年十月廿有缺日銘曰衆視聖若鶩而思與之頏思與之頡衆談學若艷而如饑之哺如渴之啜厥學有成是謂正學可宗為轍嗚呼公固自信吾亦信公以傳信于來哲

劉介達先生墓誌銘

余嘗誦電仲劉公山房集聽鶴十二偈知其深於道者
為之序其殁也厥嗣余弟子塙偕其弟述公行實告於
京邸余為誌而銘之劉氏漢長沙定王後代有顯人宋
咸淳進士諱漢臣子諱廷玉以明經辟揚州别駕孫諱
文質以才幹辟山陰幕樂其山水乃占籍文質孫諱子
華徵為大興同知孫諱諤登洪武丁丑進士第三人三
傳諱某某生龍淦公諱棖醇厚好濟人急難數千金產
盡傾焉初配姚氏太守諱世儒女繼配韓氏方伯諱陽

女孫諱某女生公諱熔字電仲别號玉笥蚤慧勤習于學文成驚四座顧無録入鄉校者時以蕭索故客遊四方韓母勉之詩云家貧無奈子分行獨倚柴門計返程勿戀洛陽些箇富越王橋畔暮雲生世有如是母其子不雋偉乎旣而龍淦公累于族之户役幾罹遣則剌股攻苦至嘔血謂匪是無以免其父竟首録于當路而出龍淦公于阨然不以貧故履當路之庭况囁嚅富人前竭力養二親且贍二弟教之婚之寧令其子後余聞古

人云兄弟親之子也孝弟一而已二乎哉癸酉秋闈業
為分試鑒拔首薦之與主者左乃曰留解下科毋小就
遂七試不售命也左者留者造物為政公從是畢精課
子題聮云今古乾坤皆是友父兄子弟自相師世有如
是父家學不光大乎橋梓聚一竹屋耳提口授延朋論
文不問宵晝王孺人典鏡典絮以佐之著視舌編集最
三千餘篇及兒訓上下卷考天體星歷輿地之紀十議
郊廟宗藩史諫兵律之條亦十策河運禦敵三論禍福

同異倫誼十二辯國風刺惡春秋書法七題太極皇極律吕洪範十三經衍義諸子傳史二十二又著野史十二卷理路縱横八卷持忍說貞女戒事核當世之務理抉千古之秘淵乎宏矣伯子入國學次舉于鄉季廩于庠未央也然涉世得一忍字衛生得一節字齊家得一儉字由博反約數字不啻足矣故取予必謹然諾不負與人無纖芥之隙而不隨俗左右委婉果勇胥合焉世有胸貯千卷不得一字之用奚益其教子以名節為藩

以嗷名隕實為戒季幼稍抗禮先達輙督青荊請匯僅
僅誨以帖括云爾晚年絕意仕進督學使者優之冠帶
不受遨遊諸名勝登峻臨流訪交弔古栽花種樹稱觴
酬節多出世之咏出世之行動云假合蓋亦志于眞也
方嘉尚有用道學而謂無用者為假為偽豈以假合遺
落者乎又欲創義塚別賢愚立義學分親疎甓里衢置
祭田厥志未竟然欲立欲達欲仁得仁念起足褒矣其
捐田葬姊之適王者併葬其舅姑而遺稿有大宗譜毋

族韓譜祖母族徐譜及祭儀奠章亦證其志願非虚歿日之晨猶手書宗約致之族長旣而歘賓方罷坐中堂呼諸孫輩粧燈為樂日上視遂逝族戚友人私謚介達督鹺直指扁以理學精傳生前海内交知贈言讚頌集視與編存笥公禀賦爽敏有入道之基而進機有二閲歴艱苦動忍備至譬金百鍊精光斯發一也好規不好頌自題云年過知非乞言自勵必期洗瘢摘瑕直刺吾骨而後快人以片語相及終夜詰責不能帖席曰何因

有是學人未入眞空地未必杖擊虛空自恕者日墜自
青者日崇二也文成祠諸儒聚講時赴探討奥趣其會
道亦有二嘗謂櫧山遺世士吾師其能用海門用世士
吾師其能闇是知道無偏也李周二先生無偏也而公
之學亦無偏也所以超超塵俗之表卓然爲高士也生
嘉靖乙巳四月二十一日午時歿萬歷庚戌正月十九
日巳時年六十有六配王氏某女子三長國子生塙更
名在庭娶庠生吳一麟女次舉人埁更名永基丙辰進

士娶禮部儒士胡世杰女次廩生垸己酉貢士娶散官
何鎮女孫男五錫恩垸出聘樂安余尹倫女孫錫齡錫
蕃埄出錫蕃嗣塙錫朋錫履俱塙出孫女四錫順塙出
字余尹倫孫某錫淑埄出字王龍溪先生曾孫庠生僑
錫懿字庠生王彰之子某錫惠俱垸出葬之期為某年
月日墓在某處銘曰芰衣為窮彩衣為通世眼何曚吾
自有人人自有眞至大至尊碩儒襟期妙道淵窺得數
不奇勒石幽宮敬藉芳蹤百世以風

張文學見義公墓誌銘

夫天不可以人移而可以理度以理度天是以理度理其機為順以人移天其機逆而數不敵也故天不受移焉天心賦為人心人心所凝天心所凝也人心所運天心所運也天心不受欺人心亦不受欺不受欺故不可欺以人欺人隔以形體且云不可其神通也況吾之神明朗朗内燭詎能欺諸弇進士張子翼明以若翁見義公行狀覲余俾為誌余誦之慼焉公績學博雅蜚聲藝

兂累試於鄉不偶分校者竒其卷為圖决售於中庸墨義中增潤數句力薦之直指直指輒于增處塗之曰殊覺多此僅畀乙榜兹非天不可以人移耶方其增句時有揶揄于旁者耶若曰之人也數不應爾何為者乎直指之塗有佐之者耶若相弄抑相醒耶公嘗以次子啓明嗣其叔某之子大原遵父命為叔仁義著其鄉族不可令無後旣而或齮齕之乃曰焉有仁義者而天斬其祀乎聞大原妾有娠必産子遂名啓明還無何大原歿

而遺腹果舉子視所料不毫髮爽非所謂天可理度者耶公訓誨諸子動云心不可欺夫心烏乎可欺哉不欺心者不欺天也不欺天乃通於天而何不可度之不欺心則萬事有本亦烏乎不善公固孝于親對賓客侍立終日無倦色每旦問寢問畢方赴館治業父病禱天祈代因攻醫術而精之居喪哀毀骨立竟以悲鬱甫釋服而卒友于諸弟父語以析產輒潸然垂泣不獲已則寡取焉睦于族于戚于鄉叔珩產蕩盡乃謀諸父父曰與

之粟對曰男有負郭田三百畞可使霑足且以贍其子孫出券與之父喜訓族之子賑族之饑姻媾之貧老者養之如吳如華若而人喪葬之窘乏者賻之如曹如白若而人婚娶之逾期者助之如西如秦若而人囊篋蕭索而有入隨以周人急誰謂貧窮濟人難不啻易易耳公偉貌美髯磊磊流輩中人有過每面折之而中實無他腸遊覽山川稱觴賦嘯寄興淵遠其視塵世榮華浮漚流影之無異鄉曲婦女亦知其人可不謂人傑也乎

公諱易世為中都宿州人祖諱某治田泡澮間父諱某
稍加開廣因籍永城公遂為永庠諸生母某氏以嘉靖
辛亥六月生公距卒萬歷癸卯八月壽僅五十有三歲
以河患故艱於得地越七年庚戌厥子成進士卜地某
處以是年某月日移葬焉天所以報公固當在是曩者
之圖一第也蚤矣配吳氏子男四長即進士巽明任湖
廣麻城縣尹娶指揮閆純女次啓明蚤卒娶貢士成大
器女次箴明娶庠生高等女次際明亦蚤卒女二長適

指揮呂某之子𢧵渭次適鄉進士郭某之子昌明孫男四京尹京麟異明出京封啓明出京元箴明出銘曰我通我塞天為政不醜不榮人為政人以符天心為政修士達此備嬓行余銘厥幽為世鏡

定陶縣尹大豎賈公墓誌銘

憶昔歲遇大豎賈公于都下其人惇愨而夷壄通有膾炙公之詩者為余誦之輒又想見其人不可得尋聞公遘病其長嗣方理眞定棄官奔省僅一面遂成永訣悲

哉無何長君以狀來俾余為誌藏諸墓余弗忍讀其狀
況忍為誌邪然不可辭公諱贈字士言別號大墅世為
陽城福民里人高大父諱旺曾大父諱璘大父諱志儒
以行義載縣志中父諱緩亦節烈好義母潘孺人生五
男子公其季幼穎慧讀書目過不忘十五為邑庠士慷
慨負遠志益肆宏覽好古文詩歌嘗戲筆為淇山午夢
諸小傳太宰王公閱而驚異俾其移精舉子藝則博大
深奧奇氣溢出每試為諸生冠當路闢西席髦士藉講

授者不遑也在古豔稱三鳳更豔白眉時則以當公伯仲且以當公云七舉不偶迨辛卯貢士之期首貢丁制公以次貢應貢然不能為懐欲以貢讓不獲則賻以貢金之半督學者修吾李先生不輕許可天下士頗抗手褎稱厚徳卜其嗣之昌茂葢時長君登鄉書矣後果成進士今進秩司空部人謂公之食報先生之言若左劵然公曩聞南宫之捷則盈滿自勑遇物益遜及筮仕司理手書政訓千餘言迪以平恕清勤之道或隔屏聽問

斷刑勿得稍苛比聞擢部復移書戒勿過望第恐人負
官則公固有佑啓後人衮其福者乎先是丙申謁選訓
太原徵文之檄踵至一夕草十三啓寅僚推其精敏夫
士操觚能為麗語鮮不沾沾氣得瑣飾聲容而公以真
素洽士士親之如父兄先後邑令無不飲醇欽義時就
談詠兩臺交薦於朝遷郿縣宰歸里為太翁壽窺其稍
衰乃戀戀躊躕不忍行居三月太翁果長逝假令聽從
勸駕者違親而往此恨曷其有極哉然猶三年悲慟遇

高年輙動于中悽其推食若弗獲復食其父然吁孝矣

癸卯服闋補定陶單車之任陶故瘠邑更水災為沴衆

方艱食防亂莫如弭盜則重緝捕止盜莫如緩征則停

催科贖鍰闋何急事矧斯際耶則令息訟畚鍤繁興勞

費焉支則議蠲河夫至二千然匪賑而餒者終弗可甦

則亟請之上得請則置里老諸人於興處命各報貧而

覆核無漏仍匹馬躬飯之全活萬有餘人若是可以興

教矣則鄉有約孝弟力田有諭摛辭諄布俗用丕變任

甫浹季而厝施乃至此竟以督賑時勞瘁衝寒𣵀苒不
起等死耳死于民事不愈于死婦子之側者哉公澹約
自奉長君于治所為製一羊裘而紬其緣則怒大寒在
途終不加諸體顧纔有贏羨即以助戚友婚喪不給者
弗靳也與人交藹藹披肺腑或有邪動復面嫉無隱鄉
閭有競咸就質輙據直為之平解長幼僉服而愛焉堂
室之壁揭所得格語嘉事固以示諸子而寓其嚴訓抑
可覘其崇尚匪徒詡華掇腴藻其筆者也著子史摘抄

舜澤叢談等書及文稿百餘首生嘉靖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卒萬歷三十有二年五月七日年僅六十有三初配樂氏生女一適楊元繼張氏以長嗣貴封孺人生男三之鳳即長嗣工部主事娶張氏儀賓鵠女之龍生員娶徐氏省祭官朝寵女之鵬儒士聘張贇女女一適生員陳炣孫男二益默益廉俱龍出墓在祖塋北陽高泉之原葬之期為卒之年十有一月八日聞公赴定陶時長君謂公坦懷不逆而難末俗之多欺

跽而陳世態反覆狀公曰逆詐是先自詐也吾惟率吾
素以誠結之而已究且士氓吏隸靡不信其東者夫世
之簪紳或稱明智大都以能逆為覺耳人之徑寸如人
之眸毫芒入焉則闇安所容逆機乎機心一萌色澤已
異彼且從而崎嶇我我何説之辭又安所平其情哉公
平生士行五載人師三月良尹固本于此非偶而已也
銘曰洞厥中直厥躬言何蔚德何豊奄以去嵗以封百
千禩仰高風

王龍田先生墓誌銘

先生頴異磊落不可羈束事有不當意輙侃侃以大義裁之或遇一可矜又眷眷不勝情殊不類其激昂善詩辭第要于浼其胸臆不規規格律雖事舉子業顧亦未之求工葢寧瑟毋竽也性不能較贏縮而喜施好賓用是家計日蕭索至饘粥弗繼然倜儻不減于初猶時時延知友傾罍相款斵一日之噱笑也或者曰負其儁才而不以博青紫耗其積而貧是甘抑何謀之拙也余竊

謂人生榮悴造物者潛握其機縱先生回其眞性而齷
齪浀涊以逐時尚亦未必遽享豐美且方其負朝暄飽
藜藿景物佳天地澗䕶句而自賞大叫而狂歌即處甚
豐美亦烏能加此樂哉今已矣將與膏粱紈繒含珠玉
而殂者同化為飄風而朽為土壤迺其旅寄之日能翩
翩自適而不令此形骸心志縛縶蕩漾于名利之場中
夜而彷徨晨興而四顧也獨為得勝算矣噫嘻此先生
之高世而余所以深痛其亡也銘曰有行有歸四野纍

纍兮月咏風哦所獲既多兮華表崇崇作我羣蒙兮

孝義張仲子北溪暨配李氏合葬墓誌銘

仲子者余之内弟張光射也惟思其字别號北溪孝義若斯人乃無忝于男子之稱故謚以孝義而子之張氏為安邑望族國初諱仲榮者自猗氏移籍于此再傳諱從三傳諱斌錦衣衛千户四傳諱佑贈南京太常寺卿五傳諱璡進士御史六傳諱渧解元二府七傳諱健甫是為余外祖初配王孺人生子二次子壽官諱極是為

余舅繼配萬孺人生子一女五先封母為次女舅配傅孺人生子三女一次子為光射荅余不惟戚之而實賢之時時與之遊其殁也殊傷慟不啻連城璧碎不可再得云仲子孝于二親余舅遊歷之處預授金于主人曰吾父到則具食飲舅挈友以至如家焉稍稍遠行必具饍以從處所市弗潔愛敬于昆弟歡洽顧瞻不私其有值二親之喪獨力董葬事余外祖母之喪亦然其伯母與其嫂之喪代其兄及從兄棺殮禮㝎尤人所難也鄉

族戚友有所需輒給之亦或相負終不校偷兒攫其金所司將窮治恐波及無辜止勿究未嘗研博士家業而挾策稽古渙然有解其謹飭恬雅無競無忤之度儒生且遜家之人曰吾族一北溪邦之人曰吾鄉一北溪邑侯吴公旌其門曰孝友可風督學周公旌以敦倫尚義直指劉公旌以孝友端良或欲請給冠帶則力謝辭仲子良貴乃爾奚賴崴冠為余方為圖表揚將覬自輦轂下檄以風世而仲子已矣悲哉生無間言歿有同悼此

亦傑然殊絶之人矣初配李氏者士璡女先仲子卒余
曾述仲子之行有曰其內子化之每食與妯娌共葢實
録焉李氏得翁姑之悅而雍和于壼內仲子之成厥德
亦其克相之力也繼配王氏庠生廷寵女仲子生嘉靖
戊午九月五日酉時卒萬歴壬子十有一月二十有九
日亥時年五十有五李氏生嘉靖辛酉三月二十有四
日未時卒萬歴己酉六月六日亥時年五十子三長君
聘娶辛次君選娶郭氏次君愛娶馬氏女二長聘于馬

爾從次聘于王嗣眞俱李出以乙卯十有一月十有八日合葬于北郊之祖塋余方襄先封母大事草土憒憒非搦筆時而誼不能自已輙爲叙其梗槩昔人謂誌銘爲諛墓中人若仲子者乃字字無愧而余亦竊比于撰郭有道之碑之不愧矣銘曰吁嗟仲子洵孝洵義聽輿人言稱情而謚比屋如鱗鮮窺其二泣勒兹銘以告萬世

劉孺人曹氏墓誌銘

孺人曹氏者河南僉憲劉公諱得寬子孝廉諱定民之配余之三妹也孝廉先卒既葬壙有誌矣今歲天啓壬戌正月二十一日子時孺人亦卒孤子際皋將以是冬缺月缺日奉孺人柩祔孝廉之初配李氏繼配馬氏合祔于壙而余為之誌先贈君諱希舜配先封母張生男三女四二弟俱亡妹之亡者二余以長兄灑泣揮毫誌弟誌妹斯不亦乾坤慘怛事哉憶贈君見背余與諸弟妹煢煢孤苦三妹方在稚弱比余交于劉共筆研之席

時劉猶為茂才來委禽焉余遂主令歸之劉君治家嚴明妹年甫十四蓋初猶易之繼乃稱終乃極隆重妹于壼政有調度扃鑰襏飭罔所滲漏絲頭韋屑必儲校劉前時歲費減三之二然餅飲精絶饋遺豐腆劉君好嘉客坐上時時談咏猝有賓至未嘗無珍具亦不知其如何撙節所用器具恒若新視之則數十年前物也劉君諸弟之母之子孝愛無斁罔不忻洽以為賢既而劉君感恙病痿不能屈伸承事㩳扶漏初下抵二鼓方得一

轉身如是者頻歲未嘗有倦色劉君閨閫間無不慊其意藉之以頤養更不關心家務得不廢其學迨稍稍能下榻移步遂登庚子鄉書計偕入都門泣謂余曰君妹于我有再造之恩累科不第黯然長往往時遺句云相報再生圖重可知也惜其未通仕籍徼一尺之綸以報孺人耳此後孺人居孀寡課子撫孫不墜其門閥其體健厚無恙忽報病腹滿竟至不起悲哉孺人聰慧識大體孝于封母左右維護一果必供推及六親無不周至

可謂女中丈夫矣余因是知婦徳之關于家者大也無制之家一日之費有制之家足供累日有制之家一日之賻無制之家累日未睹費約而常若有餘費奢而常若不足則主內政者不同耳若孺人者可以式矣世衰俗漓女子不聞訓語比為人婦驕侈惰敖烏識理家僅能安静無華膏沐整潔輒嘖嘖稱良矣敢望其他乎吁嗟此非細事也距生隆慶己巳十一月二日亥時年僅五十有四子男一即際皐運庠生娶路氏二尹君常女

女一適郡幕郭君民衛子庠生世墉先卒孫男一重光聘孝廉路君行義女孫女四一適司訓路君康孫庠生應元子庠生連步一聘于庠生喬國標子某二尚幼婚嫁俱名門云銘曰欷歔妹氏從爾夫子安女止令聞不已百千億禩其永寧只

茂才張子叔良墓誌銘

嗚呼此叔良張子之墓余年友郡丞煇世稱湶汀先生者之子從學于余而天且夭于奇禍余安忍把筆為之

誌也乎余竊嗜學道有年每慨士人沾沾于帖括藻績以徼名利世風之滔滔也思得志道之士相與闡述先聖之統若難獲其人幸而有叔艮及稷山陳子國賢皆可維正學而皆死張子之年尤少而死最慘安能已於慟憶昔歲遊蒲訪余年友則以叔艮見時甫四歲耳舉止若老成應對如流聞其告人曰聖人不難學余心奇之年十二充博士弟子有聲庠序中嫺文辭工書翰孝二尊人值嫂誕辰衣冠趨拜有命免入猶拱肅門外他

可推也隨郡丞抵都下乃師事余比余還里則時侍余于别墅嘗問為學之要余語以四字一曰任二曰奮三曰恒四曰成若有當于其心也者而甚喜余曾因事斥呵之次日拜謝曰感吾師之斥呵我也既别去以書來曰無以報師惟從事任字余深慰自忖曰吾今可以死嗚呼豈期叔良先死且死于盜乎距其舍數里許偕同儕會文暮歸遇盜叔良死于刃郡丞驚怛成病雖罪人有獲然至今不知的因不得大舒其憤奚望病之蚤瘳

嗚呼可恨哉不但為其死恨為學恨也然亦無如之何也已叔艮諱旭初生某年某月某日卒之日為某年某月某日年僅若干初聘楊氏未婚而卒今從葬繼娶郭氏以兄子某為子郭之節可終叔艮亦可日瞑矣葬之期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亘古才難千里一士士不長年道將誰恃昔在聖門且慟未止今日何日晨星爾爾吁嗟生乎何遽罹此漠漠荒丘寒流泚泚吁嗟生乎何遽瘞此

李母贈孺人羅氏累贈孺人曹氏合葬墓誌銘

蓋曠戎部聲和氏為李侍御羅曹二母狀自述執筆時淚潸心裂作而復輟比侍御屬余以誌而畀是狀余一讀亦輒隕泣不可為懷置狀於案越日取閱復隕泣不能已仍置狀狀中載慈孝綣懇態自足動盡人之子而最愴人者則舍女存前孤之事也羅孺人遺二孤次曰日新曹母初舉一女女與新同患疹俱厲醫者謂是不能兩全僅可存一問所欲孺人云烏能為己出捐前人

之孤乃移女別箐手抱新不置晝解簪珥救免得不死而女竟殤中夜相顧懸淚在睫不敢失聲恐驚抱中兒噫嘻遐想此時何啻萬刃攢心而為前孤割所痛此古人所鮮何論今人丈夫所難何論婦人余所以悲之深也按唐西平忠武王之裔為江右吉水李氏世有顯人迨博士贈君祀四學敬吾先生諱缺初配羅孺人諱缺里之泉溪人文恭公族女父諱溢娶母劉氏而生貞靜寡言笑習姆訓父鍾愛甚聞敬吾先生秀頴嫺文事乃

許字及笄歸焉翁東臯公持家嚴重然以得孺人喜其子之得內助病且革以善事其子囑孺人賞鑒乃爾而孺人果於壼政靡不飭居恒無疾言遽色既慈且介宜於長少賢之者交口佐先生事其尊人養生喪死無憾當罹喪初或揶揄先生之牖若謂將不振先生與孺人對泣而矢期於勵學孺人操作隨之屆督學試遂首諸生有有道之品題遠近師迎自此始羅翁客楚劉媪遣篤疾屬纊時以橐中金付孺人乃偕先生曰外族封貯

俟翁翁歸還之女不染母之有字内豈有兩也顧不永於年曹孺人繼之為政諱缺出廬陵唐東望族武惠王五十二世孫父東湖公諱本母郭氏亦汾陽王裔也孺人蚤慧莊毅不埒常女稍長勤女紅東湖公每惜其不為男男則亢宗矣期遇快壻甫許配會先生失羅孺人有富室婆以厚肯相啗兾得侍巾櫛先生據義不可東湖公聞之曰是眞吾女匹也遂允伉儷騶自温膴為貧儒婦不懟也躬操饋紡有提甕出汲風先生得不輟其

學遠遊設絳帳而孺人肩數口之家樽什伍之入弗致
乏絶不牽先生内盼難矣即與時先生屢𡰥於棘院謝
館穀閒處岑寂有加其子且束贄從師結社締友皆孺
人拮据支撑以機杼對吾伊又難矣堂有繼姑有病叔
事養無間迨繼姑捐世值先生旅寓都門而典衣裹大
事更難矣死事羅孺人每飯必炷香供之曰我為其後
何敢忘亦難矣遺孤有室遺女有家内之食指衆外之
應用繁會遇歉歲糧粃粟野芝婉飼諸孤艱辛備嘗然

雖甚窘不言貧而人有急則忘其口而周之尤難矣其嫁遺女之日乃生侍御之三日從草坐起治奩不就枕先生相勞苦不數也曰慮人以無母女易吾女也竟以頭岑嗽喀終其齒憊焉不愈難哉先生以明經謁選訓臨汝繼諭上高蕭然箱盤孺人督僮僕蓺蔬茹淡如常時先生故廉稱之為德友士或具瓜果輙云我為秀才婦未嘗杯水薦官師今得無愧葢猶若泰焉者世之食厚禄忘其初較是何如侍御舉於鄉則勸先生致政偕

歸焉歸而子婦森立能於其家益至此似甫肩息顏解
云素不喜榜笞人亦不忍聞其聲壹以內和藹可知也
旣而彊侍御再赴南宮及歸舟阻小孤怔怔心動彷徨
望禱有乙一帆風願捐數歲語薄暮風果作二日抵章
門則有病報踉蹡奔險又三日抵舍猶得母子抱首彊
起啜粥曰兒積念所致越一日而瞑悲哉益嘗反覆考
論二母懿行後先券合雖以閱世久近不無詳簡而足
耀千秋無二其曹母之與先生則又鄉同符者先生深

於道訓子以忠孝寡欲以畏天認己而母訓子六字曰
正直忠厚勤儉初之臨汝手紡軸授諸婦戒以勿忘侍
御登第先生聞捷高臥曰莫卜所成而先是母聞鄉書
之報亦不色喜先生之庭偶有踞虎先生行吟而入虎
突逸而出不為害土屋雨圮傅於枕不傷而孺人中夜
隨月獨紡人謂其地多祟而無怖室一梁蠹似有呼而
起者而梁折適當坐處其為鬼神呵護亦同斯亦奇矣
侍御滿中舍考貤恩考妣後遇覃恩兩母俱贈食報於

天又同也曰者謂曹母不宜子而先生於其舍女存前
孤之日决其有子果不爽則天固有可必耳羅孺人生
嘉靖某年月日卒隆慶某年月日年僅若干曹孺人生
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歴某年月日壽若干子三長曰升
娶周氏繼娶亦周次曰新娶周氏俱冠帶儒士羅孺人
出次曰宣即侍御曹孺人出娶周氏封孺人副龔氏曹
氏女一適郭生文華羅孺人出孫男五長垓次埏俱某
出次坤某出次某次某曰宣出孫女一曰升出兩母合

葬之吉為某年月日兆居某處某山某向銘曰浩浩長江淑氣攸厖厚賢喆如林纘前開後西平武惠文恭之家厥男厥女茂實芳華或乾之健或坤之貞宜爾閨閫肅肅雍雍雍或先篝燈志學成始或繼鳴鷄克終登仕皭然義利豈睇橐金沾沾阿堵愧彼惏心慈愛所鍾何分人我屬毛可捐天慼淚隮慶深且遯大澤龍生旣承家學亦贊國成遡流知源敬銘母氏誰銘先生俟子鄒子我辭不斐好德則同億萬斯載仰止高風

湖廣鄖陽府同知滌汀張公墓誌銘

滌汀張公爲諸生時與余同硯席復同登辛卯鄉書曾同官於都下即有睽違亦互訪於廬互問以郵筒莫逆之交至于没齒公以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其壻楊生手爲狀請誌銘于余余豈忍搦筆耶益久而勉成之公之先世爲蒲州潭郭里人國初諱敬者徙居大澗里遂爲澗張氏曾祖諱某祖九十翁諱某父知一先生諱某配母某氏生子二公其長體貌偉厚而莊窺覽

宏博嫺於文事甫入郡庠輒執牛耳著四書臆見讀書日記聞見隨錄衿子從之如雲師道嚴重視世之向弟子稱名稱生及字號弟子所絶無者遐邇紳珮求詩文書翰者踵相接比登科令聞益懋然孳孳檢躬有改過彰善二語實允蹈之其教人以居敬窮理為要性至孝昕夕侍大父及父之室歡笑雍雍雍漏下二三鼓方就寢大父捐館舍號踊慟甚大母亟諭慰猶屏伏飲泣州人稱張氏有孫事大母如大父父過其牖拱立以俟度父

就坐方就坐父病焚香籲天有增父壽十年願減一紀之禱丁父艱余赴弔時且小祥見其猶寢苫枕次蓋茹素不入內者終三年其事毋承顏聚順不命之退不敢退冬寒立侍不移至於疢愛弟如手足撫二姪如己子父存日曾以食指衆令析爨垂涕不忍從弟被誣於長安星馳而往必出獄而始慨蒲俗侈則著四禮約約從儉躬自倡之有烈婦郤孝女熙亥力為揄揚建祠樹坊著烈孝集以風世而劉氏敎子道婦道亦為閫之或遊

廟宇非其鬼不拜同行者拜之挺不為動或值當拜衆拜於上獨趨而拜於下家固無厚蓄遇貧人求濟者必曲周之不居閒當路而里人薛羅大辟之枉竟為暴白鄰人尋隙詬譟不與較且加禮焉其人化而易行六上春官不售念母年高乃謁選華陰諭板輿迎養子姪從行一時孝感致學使存問餽遺督通省士於正學書院仍議建太華書院著四知會約及士戒與馮司空少墟先生講明聖學著語録秦之士民尸祝頂禮晉擢成均

陞鄖陽貳守尋署府篆署竹山縣篆甦僨剔究興學明
約而行户官價等項俱革有欵十二有辯十如招撫流
移修舉廢墜釐正風俗緝獲叛亡驅逐衙奸革除常例
奉行保甲辯理冤枉及貪肆之辯酷暴之辯狡偽之辯
惰慢之辯耗蠹之辯昏庸之辯木痺之辯要皆鑿鑿經
世訏謨也以故還竹山日軍民攀號之聲徹滿山谷獨
署府則有輿馬王百户以軍餉百金寄府庫當事者以
為未寄百户惶迫無之將自裁公代之補完然竟不悦

於當事坐以老疾致政歸蕭然懸罄不能具饘粥三院延主河中書院教事而公亦病矣貧與病合其病且苦不無揶揄者而肖子茂才死於盜愈病愈貧諸艱備經荏苒數載終不起竊嘗謂人情多歧天道有定公之在官在田不諧於世固宜其爾顧福善如天何為畀以苦病復畀以奇禍考其生平無一足以致此胡為乎來哉天之有定安在抑天本不可測亦付之不可測而已矣悲夫距生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壽六十有七娶

史氏某女繼韓氏某女子三昶初史出娶孟氏繼楊氏
旭初州庠生聘楊氏琶初未聘俱韓出女五一適儒士
王濬元一適儒士馬騰驤一適州庠生楊昇俱史出一
適儒士賈允醇一未字俱韓出孫男二魯幟鄒幟俱某
出而某繼某嗣葬之期天啓五年某月某日其窀穸居
大澗祖塋之次銘曰銘公之學旣博且藻初工文蓺繼
研聖道銘公之行洵厚且醇厥履無咎厥衷棐真銘公
之政所至成烈造士士興牧民民悅嗚呼素襟千古黄

壤一封滔滔斯世賴有流風

明高密侯明軒甯公配孺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明軒甯公卒於萬歷三十有五年閏六月二十有三日葬矣迨四十有一年七月二十有三日而配王孺人亦卒厥嗣獻可輩以次年三月十有八日啓公之壙而奉孺人合窆焉先是公之葬也直指史公為之誌貳府張公表其墓業纚纚詳之顧孺人之淑行何可不聞於後厥嗣手狀覩余幾於一字一淚余至不忍讀何得辭以

不文葢昔宋莊敏公直指吾晉時竒公之才為之選婚
邑士大夫以王應遂得孺人為配至今閭里艷稱之公
下帷治舉子藝家徒四壁立孺人匪第無怨言能節縮
自將斡旋補綴諸可代其拮据佐其勤苦靡不竭殫不
煩公内顧且當公拮公得以肆力於學什九外遊聨朋
講貫友至有緇衣剪髮風人人得歡而公亦業日精聲
日茂家計藉之漸饒創起屋宇而又能周人之急不以
無為解報人之施不以久而遺忘公領鄉書之秋孺人

先嘗出粟如干石助耕揵音至而鄉人喜可知也公筮仕宰百里風以子民言每問所平反公歿而右目以泣喪明其敦婦誼乃爾孺人慧頴而方嚴言色無疾遽蚤有女德於嬰童時比為新婦壼內政立辦事太夫人孝雞鳴起盥沐治具以養病則不離於側不假手左右其養祖夫人亦然無不能之賢之以女若孫女歡視之其母遘恙晨興步候忘其女之疸也處妯娌獨肩其勞無齟齬語能以遜忍待詳言者得其和割所有以周王氏

之凡弟生養死葬且恤其子遇婢僕以恩戒家人勿得
虐無不感而力於役亦無敢欺者其自奉則縞衣蔬食
為常敦朴而服勤不置私橐即公間有所授仍儲而還
之不則以給甥壻輩遇子女慕慈而教則嚴口授以詩
書居恒曰天理曰陰隲曰平等曰忠厚誠實不絕於口
噫嘻茲孺人褆躬之本也亦所以佐夫子及訓子有成
之本也世無論男女第於數言中得一二誦而維之足
以無忝於生而孺人通達若此顧不可風哉甯之家世

詳於公誌孺人之父諱孟達鄉人推為長者母高氏以嘉靖三十年九月十有八日生孺人壽僅六十有二卒之日族黨戚識無不揮泣也子二俱庠士獻可娶杜獻誠娶薛女四適高雋張之翰薛士最聶蘭馨孫男綿祚維祚紹祚諸亦詳於公誌惟是綋祚誠出者二孫女可誠各出者前誌未及兹當併載云銘曰有刑於家有相於室維德之儷兮宜於而鄉顯於而國昌而之裔兮生也齊芬殁也聯玉敬銘以鍥兮

明義官小川呂公墓誌銘

呂氏世居安邑運城里仁坊國初因亂有徙蒲坂者有徙臨晉者萬曆間臨晉族來認宗以家乘未詳尋寢蒲竟未相聞城之南郊有二大塋一為孝子塋即邑誌所載孝子諱完者迤西一塋最上為公曾祖諱尖傳次右為公祖諱德配許氏生子四長即公父諱萬里配張氏生子二長諱國禎次公諱國祚字云永號小川以捐助邊餉兩臺給以義官生而質直無飾言貌如其心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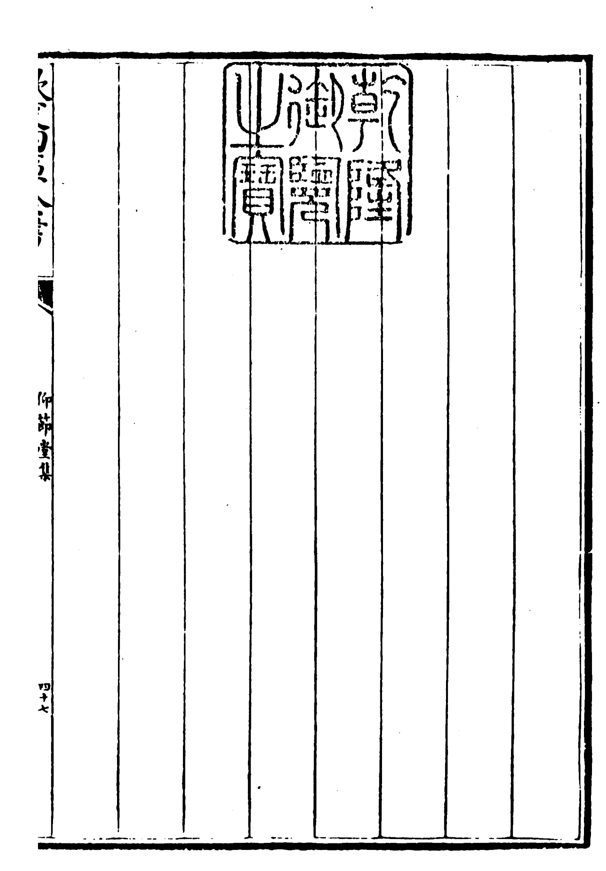
被塾師醉夏楚傷股遂廢讀旣壯勤力南畝厚糞其田不以旱潦有間商遊唐鄧羣商多以貲託曰某善守而有信居家每有所寄曾有人寄金聞其人病持金至則不能言但目座旁一親公度其意在此親隨以金予每有舉動輒證以大明律念母蚤亡年七旬言及猶流涕痛兄之卒幾於自隕訓兒讀書夜闌及晨起必坐以督之尤諄諄告以立身揚名為孝遣兒師事余每歸必令述所聞改容靜聽謬謙以私淑徵志向矣因長女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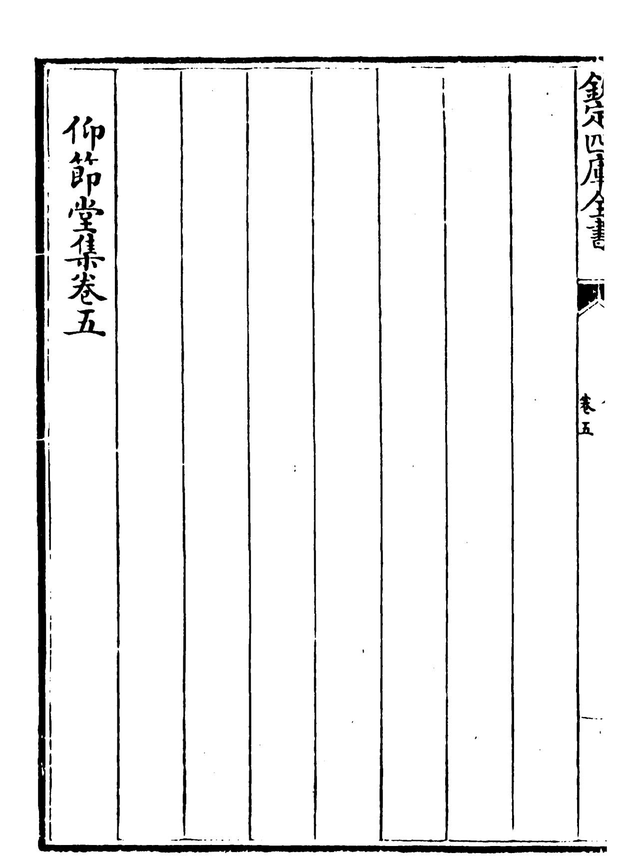
常誡以古道躬劬勞以適其意生平苦胥吏追呼示兒曰儻獲半職其慎念此晚年絶跡商賈甘意清儉日遊娛田園人羨其高致其天眞自得處人猶罕能窺之屬纊時令婦女遠執兒手言訣葢嘗跡公之素履其足述者有二其一脫去闤闠怡志園林其一遣子學道期之繼往夫世人役役騖於名利即號為冠紳之士未嘗不薄其見處之位望望前途有如不及敭歷所至每云苦海致位公卿猶謂荼苦曾有身居掾府自謂窮民無歸

他可知也嗜進貪榮至於老死雖有臺池僮竊圖畫不辱不殆一丘一壑脫然無累亦良鮮焉而况經商之侶晝夜執牙籌矻矻不足安有捐去刀錐徜徉泉石豈非豪傑之見歟俗之教子取科第而已博得華膴厚其槖橐大我門庭侈我車馬雄於里閈詎不大快其有從事道學不以為泠寂則以為忤時訕詈且加誰肯從臾然浮榮有盡轉盼成虛慷慨繫之腐草坏之此何異以掌上之珠置諸塗炭孰與教以好修之流光遠哉昔余為

淮吏春秋仲月循其舊典致祭于孝子徐仲車先生其父之墓相距數十武相禮者奠余至其前致恭而後去玆亦教子之報已而況不但為仲車者乎呂子勉旃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二十日酉時卒於崇禎三年六月十九日午時壽七十二歲以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葬於祖塋之右元配郭氏從禮配節婦周氏女子男一即崇烈恩選天啓元年貢士娶馬氏運庠生之傑女女三長適朱廷試即守節者直指有旌次適廣文李英才

先卒三倸側室賀氏出適李中明賀後公一年卒葬於祖塋之西孫女六長字湖廣岳州府同知南公拱極之孫邑學生之彥子大亨次字陜西鞏昌府同知李公圭之孫舉人貞侯子雒三未字四蚤逝五字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公志夔之孫舉人承裕子遂封六字兩浙運使蘇公養蒙之孫廣西慶遠府推官希轍子九埏銘曰公之存翩翩然適也公之去當亦翩翩然適也而子學道余度其有成九原可慰是以知其適也


乾隆御覽之寶



仰節堂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仰節堂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羅應台

仰節堂集卷六

明 曹于汴 撰

祭文

祭王心齋先生文

於惟先生崛起海濵剛果真切必為聖人竟纉斯文卓哉先覺不揣愚蒙謬懐聖學風靡習積乍閑乍昏趨蹌祠下仰止芳芬虔具牲醴再拜陳辭於惟先生牖之翼

之

祭慕岡年兄文

萬歷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慕岡先生馮兄既病故百餘日矣安邑年弟曹于汴銜哀瀝臆自京寄奠曰嗚呼往歲余里居猶相聞問譚我出處今春自家入都私念當有詢請每條畫于衷云三月初忽聞凶耗其言詫異至謂被戕嘻豈其妄耶亟思訪其的然囁嚅不欲啓口業不可以奈何遲一日入余之耳余猶一日可遣也閒于

坐次聞客談則云謂戕者妄其物故真嘻妄則俱可妄耳亦置不聽既而談者多且其人自泗來余心覺其真然竟是傳語庶幾其猶妄乎無何西太至曰朱一鳳以書來訃嘻豈不果真也哉五内如搗懸其像伏而欷歔尋且時坐其傍以為未死嗚呼兄與余同年同門余宦兄之隣郡間過兄之草廬未嘗不質疑炙範至移晷不能去近離遠別亦未嘗不緘言開我其奧妙余未能臻然砭余病痛則没齒不諠焉兄之向道極蚤求道極切

研道極沉見道極真體道極實志躋聖域慮周天下月有得而歲有進其仕于楚以一身博萬人之命恬處囹圄殫思著述精闡聖祖晰剖儒禪乃更大進瀰其造詣何古之哲人不可膺行者余得浴化承誨或亦寡過而毫芒自效何捐我而去乎誰與掖我之靡呼我之瞶濯我之垢乎此余所以哭也嗚呼生也衛道豈死而遺明也憂世豈幽而忘不遺不忘猶有牖余之衷者矣明晦北來相與咨嗟追悼于其旋也附以瓣香哽咽陳辭告

諸樞下兄其鑒饗

祭劉朴庵兄文

惟表裏之河山何崚嶒而澄澈獨于公乎鍾粹凛終身之介節甫弱冠已躋賢科校繩樞之貧士而無別迨五旬登第于南宮仍跨蹇西還而終養高堂之華髮繼典錢穀皭不受涅再入天曹篚簏謝絶不矯矯以自彰而寒氷美玉俱讓其潔又喜施與故恒匱竭辭主爵之榮如脫遺蕭然迴故里而秋毫無餞布袍步隴畒之間蹤

為餔而水為啜野老不識其為貴人天下望之如泰山
巍峰忽罹脾疾荏苒朞月乃自製數金之棺床頭陳列
及屬纊猶莞爾微笑遂成永訣篋內惟敝衣數事囊底
無金銀之屑且遺命勿焚楮鏹葢不惟清于人間而亦
將清于九天之闕嗚呼立懦廉頑之師既遠誰踵其轍
若公者豈非超然振世之豪傑至孝天植至友軼倫包
羅今古揮灑辭林兼精武事可蕩羣氛義有可徃奮不
顧身倘竟其用當有赫奕建樹而胡遽沉淪余悲鄉邦

之失良友慨廟堂之殞賢臣相與聚嘆雪涕繽紛若乃
門户荒凉二孫在抱室幼女孀而甎且生塵則又念公
之私而不能不咨嗟愴神

祭知一張先生年伯文

嗟大道之久闇紛曲徑之多岐或真性之不泯亦日用
而罔知聖不講以為憂衆居之而不疑于齊民乎焉異
愧抱筴而吾伊既成名而拋卷程與朱其為誰文清之
𡱈伊邇草封法座而疇依惟先生之崛起仰前修以為

師或授余以格語聞空谷之音而欿欿匪若人之徒與
世道毀而誰持矧有子以述繼文炯炯而在茲挹高風
以一奠神洋洋乎鑒斯

祭宋正吾公祖文

維萬歷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夏六月之十日安邑曹于
汴方伏苫塊聞參藩正吾先生宋老公祖之訃爲位而
奠揮泣陳辭曰昔歲公起自田閒憲我晉陽余聞而深
用慶焉非謂金紫之榮足以榮公也非謂世好之誼足

依日月之光也惟是以世乏真儒乃無善治學道一脉
關繫匪淺而俗鮮志學恬不為念則日覲問學君子易
士人之耳目心志挽之濂洛泗洙其庶幾化行俗美天
地之心生民之命可立三五盛時可復睹也昔宦淮陰
奉公謦欬其嗜道甚篤一别幾二十年而公之孜孜不
厭有如一日都門再晤凝然端定淵然沉毅洵足以鵠
士人而翼聖真是以為吾晉得公賀也公巾車抵署輒
與同志當路以興起斯文為任將一世利藉豈直吾晉

之一方為幸哉公廉于律躬精于修政癯然抱恙則時以將休致示余而余每殷殷請留往歲以齋捧行僉謂公將不來而猶竊望其來也邇時詢北來音耗或謂行當還任則甚慰忽報使者及門意公必有書到匆匆啓函則公子弟訃書也嗚呼悲哉夫闡揚聖學作新人士蒼蒼者天豈有不願而何為奪公之速殆不可解常謂人之大不幸在不知學而貧賤饑寒不與焉公去而不復呼瞶不復發蒙不幸者何衆豈直余一人之不幸哉

居憂抱病荏苒委頓僅存喘息慘慘乾坤能復堪聞此變耶公生平無愧去亦何憾遺孤雖幼能世其學天必有以報公矣河山遙阻憑棺未能無次之辭聊以寫哀公其鑒之

祭鮑中素先生文

嗚呼弟之得交于公也二十餘年所每窺公峻潔之操勁挺之力高明之識淹博之學溫藹之衷竊依依歸向睽違旬月輒慮鄙吝之萌也或寓邸促膝或勝地話心

從無一字計官爵升沉榮祿得失及互有私囑惟以維國是培善類修職業之兢兢相勗而已矣迨壬子冬弟以無當于世而求去公亦以人之不容之也而求去猶于蕭寺送弟行尋亦南矣此後天各一方鱗羽且稀況望一對顏色乎當是時世網甚固林園亦甚適蓋皆若將終焉公曾寄弟字云相思之極安知無相見時比庚申時局復更弟叨備起數次年公亦起私念固可如約不則亦可通問薊弟猶次且里中未果于行乃移書洪

桂渚先生托致意于公趣公之出久而乏迴音則桂渚長去矣既聞公入朝乃致書于公述托洪轉致之意亦久而乏迴音則公亦長去矣嗚呼痛哉相繼云亡如我邦國何如弟愚昧何今歲四月十日弟方入都門聞公靈柩尚在旅舍出于望表自念十二日見朝畢當赴几筵一哭及朝罷僕夫告余云靈柩于十一日行矣驚怛無措豈死後隔棺一拜亦不可幾倖耶嗚呼痛哉公造詣精深勛猷宏鉅聲聞流播䘏贈優隆所謂可死者耶

公昔與陳赤石先生同遺弟書公去後不三月赤石亦去弟竟未獲一面總令人悽楚九原相聚想如平生睠今外患内憂景象如斯豈以已成别世遂漠然乎抑亦念我不世出之聖主亦一慨乎抑豈無所以啓弟之愚者乎嗚呼痛哉弟從諸冠紳後致束芻矣悲衷如縷不能自遏聊陳不文之誄再效漬鷄之奠若謂此遂足以寫哀則猶未也公其鑒焉

祭鄒南臯先生文

天啓壬戌晤總憲南皋先生於帝城是年余忝佐憲未
到任而先生奉旨歸次年余亦得告還里問訊不絶尋
聞先生之訃愴然驚惻乃瀝誠為誄寄大江之西而奠
之曰惟去聖之遼邈嗟正學之荒蕪不學者固甘厭廢
其學者或意見之斤斤辟畫地以自隘遯神妙而逡巡
誤天下亦每出於君子誰知學術係理亂之根如有會
聖學者斯萬類之洪鈞以愚窺於先生洵度越於等倫
秉聰明之夐絶艱難歷而體驗真直徹於未發之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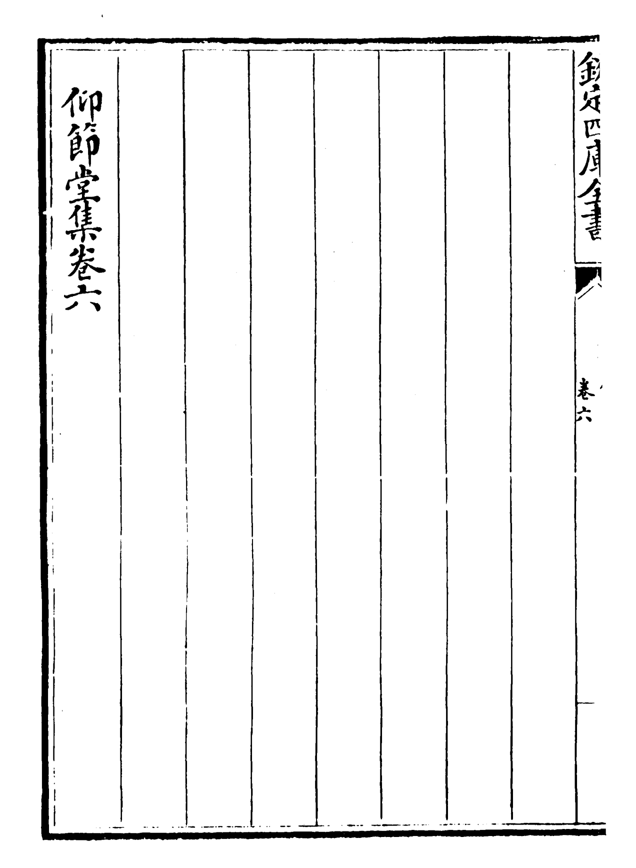
用悉德性之脩安排絀而任天以動藩籬剖而肫肫其仁愚曩僅誦其書頃年乃幸炙之親辱先生不我棄若謂可與深論顧酬應之鞅掌尚有蓄而未遑盡詢倏南北之分袂猶賴郵筒而問聞俄長去之訃至頓悽切而愴神嗚呼悲哉先生之著述滿世而高足者能繼其芬文在茲而未喪知浩然以還蒼旻遙寄誄而一奠擬徽悃之藉申安能揄揚乎高美聊以見吾學之有遵

祭張生旭初文

維年月日師曹某致祭于賢年姪旭初茂才之靈曰痛哉爾之去也苦哉余聞爾之去也前月廿一日聞爾大變驚惻不知攸措然猶不敢信走使詢訪瞪目而望其為訛也頃之有的耗痛哉苦哉爾生善人之家何乃夭死況死于盜乎爾恂謹無可招怨貧乏無可誨盜何為死于盜之刃乎余不自揣每懷得友以明此學嵩目而求者若而年明頡沉靜如爾者指不多屈近者爾以書寄余欲從事任之一字私心憪藉不可言喻今已矣夫

是余之德薄福薄匪特爾一身之厄也夫求任道之人于今世極難耳未任誰任旣任而復畔者有之昔余求友而或未得曾有句云天意未終猒會當愜所思或旣得之則云吾今可以死今日之禍天猒余也夫吾豈可以死乎哉痛哉爾之去也苦哉余遭爾之去也豈氣運衰薄不克毓賢俊辟彼土力之瘠不能成嘉穀也乎爾父年高爾祖母年又高爾常切切在膺者將如之何吁嗟此爾一家之厄而厄豈止此乎余哀爾而不知當何

以哀也余恨戕爾者而不知當何以恨也余瀝余衷而不知當何以瀝也痛哉苦哉復何言哉



仰節堂集卷六